

19 世紀晚期英俄在西藏的爭奪

黃鴻釗*

一、英俄侵藏活動的開始

19 世紀晚期列強瓜分亞洲的角逐中，英俄兩國最爲猖獗。俄國奉行南下政策，分別向西藏、阿富汗和伊朗擴張，企圖進一步擴大帝國的疆域。英國的擴張路線與沙俄不同，它以印度爲基地，由海路和陸路同時並進，向中國、阿富汗、伊朗，以及東南亞其他國家擴張。英國在亞洲擴張的最大競爭者是俄國。英俄之間的矛盾是帝國主義在亞洲的主要矛盾。而西藏是英俄爭奪的焦點之一。西藏緊靠印度，英國人一貫認爲它是眼前的獵物，但它也是俄國南下路線所要奪取的地區。1888 年英國武裝侵略西藏，迫使清政府簽訂 1890 年的《中英藏印條約》和續約，打開了西藏的門戶。俄國也想染指西藏，但侵略手法與英國不同。正當西藏人民英勇抗擊英國之際，俄國卻利用西藏人民的抗英情緒，派遣間諜入藏進行陰謀活動。

俄國早在彼得一世時代，就圖謀染指西藏。其最初的侵略動機也是希冀取得西藏的黃金。1713 年，西伯利亞總督派遣托博爾斯克貴族費道爾·特魯施尼可夫前往中國西部偵察沙金生產情況。特魯施尼可夫大約於 1716 年返回托博爾斯克，攜帶沙金三百兩向總督覆命。他報告說，這些沙金是以七盧布一兩的價格分別在幾個地方買到的，其中之一是青海湖地區。人們從這一帶發源於山間的河流中淘取沙金，通常每個人在夏季可得沙金三十兩至一百兩不等。由此往南則有和碩特人、唐古特人在山中和一條名叫阿勒坦果勒(意即金河)的河邊共同採金。特魯施尼可夫正是在這一帶聽到了有關西藏，即達賴喇嘛住地的消息。¹ 總督把這些消息奏報沙皇。1721 年 1 月 30 日，沙皇彼得一世專門爲此事向樞密院下達了一道詔令，要求俄國的東部大臣，注意對“達賴喇嘛住地亦應有商務往來，但此等商務往來目的並不在於牟利，而在於派

出機敏人員隨商賈一起活動，以便尋訪何地出產黃金，產量如何，欲往其地何路可通，即便路甚艱險，亦須查明能否到達其地並加以佔領”。² 這是俄國統治者最早的侵略西藏的號令，此後歷代沙皇派出了傳教士、間諜、探險考察人員、以及軍政要員等等對西藏進行了多種形式的侵略活動。

19 世紀下半葉以後，俄國向西藏擴張欲望愈益強烈，決定直接派遣人員赴藏偵察情況。於是，許多俄國喇嘛和香客絡繹不絕地前往西藏。這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普爾熱瓦爾斯基上校爲首的西藏探險隊，曾經於 1870-90 年間五次赴藏考察。其中 1879-1880 年的第三次探險時，曾在唐古拉山口屠殺了藏胞崖娃部牧民四人，打傷多人。³ 第四次探險(1883-1885)在到達青海紮陵湖附近的時候，殺傷了藏族果洛部 10 人左右。幾天後，果洛部 300 人進行反擊。考察隊使用新式步槍，打死果洛同胞約三十人，傷者無數。第五次探險(1889-1890)在察木多(今昌都地區)燒毀藏民房屋，搶掠馬匹，殺死殺傷藏胞四十人。⁴ 由於種種原因，沙俄的幾次探險活動只到達西藏沿邊地區，未能深入西藏本土和直抵拉薩。但他們探明了通往西藏的路線，爲以後派遣間諜潛入西藏活動打下了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普爾熱瓦爾斯基的探險活動，始終是在沙皇政府的策劃和指揮之下進行的。俄國的陸軍部、外交部，特別是沙皇本人，都對他的探險活動撥出巨款贊助和給以庇護。由沙皇特批的國庫撥款，第一次爲六千盧布；第二次爲一萬九千盧布；第三次爲二萬九千盧布；第四次爲四萬二千盧布；第五次爲四萬八千盧布。沙皇這些關懷和贊助都使探險家普爾熱瓦爾斯基深受鼓舞。

19 世紀末期，正當沙皇指揮一系列探險活動，謀求進入西藏的時候，英國也加緊向西藏擴張。1888 年，英國發動了侵藏戰爭，並迫使清朝政府簽訂 1890

*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年中英藏印條約和 1893 年續約，打開了西藏的大門。俄國看到英國在侵略活動中着了先鞭，刺激甚大，決心迎頭趕上。沙皇尼古拉二世甚至提出了“把西藏併入本國”的“宏大計劃”⁵，使俄國在東亞的勢力範圍從太平洋海岸伸展到喜馬拉雅山之巔。俄國侵藏的謀士，華俄道勝銀行總裁烏赫托姆斯基於 1892 年發表《到拉薩之路》一文，鼓吹俄國必須佔領西藏。⁶ 1904 年，此人又出版了《漫談喇嘛教地區》的小冊子，針對英國第二次進軍西藏，發出哀歎：“我們來晚了！”同時聲稱，只要俄國今後致力於控制達賴喇嘛，仍可以“在精神上征服和籠絡這個喇嘛教世界”。在這裏，他不僅要求俄國侵略西藏本土，而且還囊括達賴影響所及的蒙古、青海等廣大信仰喇嘛教的地區。另一個侵藏謀士，俄國宮廷藏醫彼得·巴德瑪耶夫，於 1893 年俄曆 2 月 13 日，向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呈交了一份《關於俄國在遠東的迫切任務》的意見書，建議將西伯利亞大鐵路由外貝加爾湖地段向南修築，通過蒙古、賀蘭山、伸向蘭州，以便“促成俄國與蒙—藏—漢東方的接近”，並提出在這個地區秘密組織蒙、藏、漢等族居民反清暴動中心。一旦起事，即籠絡居民中的“紳商名流”出面，“申請”加入俄籍，從而使這一地區不流血地併入俄國。巴德瑪耶夫是布里亞特蒙古人，他自告奮勇，請求授命他募集幾千名本族人，培訓充當間諜，煽動叛亂。

沙皇十分欣賞巴德瑪耶夫的計劃，特地從國庫中撥款二百萬盧布作為貸款，供給他組織“私營企業”——“巴德瑪耶夫商務公司”和“駐庫倫辦事處”。⁷ 這些機構是俄國侵略蒙古、甘肅、青海和西藏的聯絡中心，為俄國在西藏取得政治勢力開闢了道路。

1895 年，巴德瑪耶夫在彼得堡和庫倫創辦中學和職業學校，培訓布里亞特蒙古人間諜。他“而後入彼得堡大學東語系深造兩年，合格者畢業後以九品官錄用，送往東方執行任務。”⁸ 這些經過特別培訓的布里亞特蒙古人和香客身份進入西藏後，多方搜集情報，並從宗教上與藏人攀同宗，拉關係，更設法接近西藏統治集團的上層人物，瞭解他們的身世、性格、乃至癖好，以便伺機為俄國收買走狗，進行策反活動。據記載，19 世紀末，經常逗留於甘丹、色拉、大昭、紮什倫布等寺廟的布里亞特蒙古人和卡爾木克人約有 150-200 人左右。⁹

二、俄國間諜德爾智陰謀分裂西藏

德爾智(1853-1938)俄名多爾日耶夫，藏名羅桑阿旺·德爾智，中國史書通稱德爾智。俄國布里亞特蒙古人。1853 年出生於外貝加爾烏丁斯克省。自幼入寺為僧，曾於 1873 年到西藏拉薩哲蚌寺郭芒紮倉學經。1888 年獲西藏佛學的高級學者推薦，成為侍奉十三世達賴喇嘛學經的十名侍讀之一。從此，德爾智混跡於西藏統治集團的最高層。當時英國侵迫西藏，藏人抗英情緒激烈，清朝軟弱無能，奉行妥協路線，壓迫藏人向英國屈服，藏人深感失望。德爾智乘機挑撥藏族和中國的關係。他利用侍讀之便，不斷向達賴灌輸親俄思想。首先大肆吹噓沙俄國力強盛，沙皇篤信佛教，國人均是皈依佛教的虔誠教民等等，引起達賴喇嘛對俄國產生一種親切感。然後，他在藏人大肆散佈所謂“香巴拉”(Shambala)的傳說，以增加藏人對俄國的幻想。德爾智援引黃教經典中的傳說故事，寫了一本小冊子，內容大意是：距今 1300 年到 2000 年以前，克什米爾地方氣候溫和，物產豐富，景色宜人，並且盛行佛教。而在克什米爾的北面，有一個稱為“香巴拉”的國家，乃是菩薩或羅漢所居住的地方。這個優美的國家後來被伊斯蘭教消滅，但根據佛教“正因正果”的道理，將來佛教必然在這個國家復興，而且還要出現一個能把世界統一起來“佛法大王”，這個大王不是別人，正是黃教創建者宗喀巴的化身。德爾智編造了這個娓娓動人的故事之後，聲稱，傳說中的香巴拉國，按地理位置而言，無疑就是俄國，而“佛法大王”就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德爾智編印的這本小冊子在西藏廣為散發，在虔誠的喇嘛教徒中產生了很大影響，善良的藏人當時是看不清德爾智假託神意來為俄國向西藏擴張效勞這一險惡用心的。

德爾智作為披着宗教外衣的間諜，為了執行俄國交給他的政治使命，經常往返於俄國和西藏之間。他把俄國情報部門領來的活動經費，用於向西藏上層人士請客送禮，廣泛結交權貴，博得達賴喇嘛等人的好感和信任。1894 年夏，德爾智擔任了西藏噶廈首席噶倫夏劄·邊覺多吉的私人顧問和外事秘書。1904 年西藏抗英戰爭期間，德爾智一度掌握了西藏部分財務和防務大權。而這個西藏地方政府大紅人的身上，卻始終持有俄國發給的“使者證書”，他是俄國派入西藏的秘密政治使者，達賴集團知道德爾智一身二任的身份，並且承認他的“使者證書”有效。俄國政府也不諱言德爾智既是西藏政要又是俄國使者的雙重政治

身份。從 1898-1913 年這十五年間，德爾智七次往返於俄國和西藏之間，向俄國政府匯報情況，接受指令。在德爾智的挑唆下，達賴採取了“聯俄政策”。

1898 年，十三世達賴喇嘛派德爾智出訪俄國，向沙皇政府求援。德爾智使用假斑點件，冒充蒙古人，經印度到達天津，通過俄國駐天津領事等人輾轉引薦，德爾智在彼得堡晉見了沙皇尼古拉二世。沙皇要求西藏提出正式的書面請求，才能獲得俄國援助。德爾智托另一個俄國間諜回西藏去，把沙皇的意見告訴達賴。1899 年，達賴通知德爾智立即返藏，商討正式派使出訪俄國事宜。這年 12 月，德爾智回到拉薩。

1900 年 9 月，達賴再次派遣德爾智出訪俄國，並由仲譯欽英(秘書長)隨行。他們帶去達賴寫給尼古拉二世的親筆信。信中稱沙皇為“護法皇帝”，請求俄國援助西藏。德爾智等人抵彼得堡後，首先拜會外交大臣，請求謁見沙皇。1900 年 10 月 13 日，尼古拉二世接見了德爾智，接受了達賴的信件，表示願同西藏建立聯繫，互通情報，並答應援助和保護西藏。與此同時，德爾智又以西藏代表名義，會晤沙俄一些大臣，進行了不可告人的陰謀策劃。1901 年 1 月德爾智回到了拉薩。

1901 年 4 月，達賴又派德爾智為特使，率領八名西藏噶廈官員組成的“西藏使團”訪問俄國。7 月 1 日，使團到達彼得堡。7 月 6 日，尼古拉二世在彼得堡皇宮接見了使團。沙皇向使團全體人員重申保證援助西藏，並希望西藏同俄國建立牢固的友好關係。德爾智使團向其中一位權貴遞交了達賴的親筆信，以及他本人寫的“關於拉薩情況和外交地位的備忘錄”。該備忘錄強調說明，西藏同俄國結盟對挫敗英國的陰謀是何等重要。德爾智還提出在彼得堡設立西藏常駐代表機構的問題。最後，使團同俄國政府達成秘密協議，雙方同意互派人員常駐彼得堡和拉薩。¹⁰

由於這次西藏使團的規模較大，抵達俄國後受到沙皇政府破格接待，優禮有加，復經輿論工具大肆宣傳，在國際上引起軒然大波。中國駐俄使館參贊胡惟德獲知西藏使團的叛賣活動後，大為震驚，在沙皇接見使團的當天，立即報告清政府，請示對策。並向俄國聲明西藏是中國領土，使團未經中國政府允許，擅自出國活動是非法的。胡惟德又要求面見德爾智，但德爾智東躲西藏避而不見。胡惟德只好直接同俄國外交部交涉，表示一定要見到此人。俄國外交部官員“陽為詫異”，極力辯解說：“俄民奉佛教者六百萬，達賴此舉專為教務，無關政務，略如教王遣使。該使亦系俄籍，是地理會會董。”要求中國不要糾纏

此人。但可能覺得讓德爾智躲着總不是個辦法，於是只得讓德爾智現身。德爾智同胡惟德見面時，特意着洋裝出見，自稱俄籍，以示不受中國法律管束。胡惟德要他說明率領西藏使團訪俄的意圖，他的答語卻與俄國官員如同一轍。胡惟德義正詞嚴地駁斥了他的胡言亂語。指出：“藏事應請駐藏大臣轉奏核辦，外務應由朝廷主持。”¹¹ 德爾智只有惟惟無詞。在俄國包庇下，德爾智終於逃脫了應有的懲罰，於 1902 年 1 月又回到拉薩。

隨後，俄國政府派出兩支隊伍入藏。一支由俄國參謀部軍官率領，以兩百隻駱駝運着槍枝、彈藥，偽裝成科學考察團，經庫倫，取道青海柴達木，翻過唐古拉山到達拉薩。另一支由賴策仁貝率領，以五十匹馬和二百頭犛牛運送槍械彈藥，沿青海的托索湖、鄂陵湖，經黃河南下入藏到達拉薩。¹² 這些無疑是德爾智使團訪俄的直接後果。

沙皇和達賴的這些交往驚動了英國。1901 年 7 月，英國就德爾智使團問題向俄國提出質問。俄國政府一面加緊對西藏的侵略活動，另一方面又對使團的活動內情諱莫如深，拒不透露。英國政府卻已認定俄國與西藏陰謀勾結，認為達賴謀求俄國的保護，俄國則把西藏當作反英的一個基地。但當時英國正忙於同南非布爾人的戰爭，暫時不願在西藏問題上採取激烈的對抗手段。7 月 25 日，英國政府向俄國聲明：“若發生任何可能改變或擾亂西藏現狀的活動，都將是英國政府所不能允許的。”¹³

1902 年，德爾智再訪俄國。向皇遞送了達賴的親筆信以及他本人寫的關於西藏時局的報告。德爾智告訴沙皇：“西藏人對東方宗教的庇護者俄國懷有熱切期望，他們殷切希望陛下幫助他們禦敵。”德爾智不停地奔波於外交部和陸軍總參謀部之間，極力爭取有影響人物的支持。他還建議締結“俄藏條約”，並提交了一份條約草案。但沙俄當局研究結果認為，俄國不可能從中得到實際利益，卻可能因締結條約而同英國加劇衝突，因而拒絕了德爾智有關締結俄藏條約的建議。1903 年冬，德爾智返回拉薩。

雖然俄藏條約流產了，但有關消息卻被敏感的新聞界披露出來。條約最早刊載於 1902 年 7 月 18 日的《中國時報》(China Times)，全文共 12 款。¹⁴ 此後許多中外報刊競相轉載，而內容不盡相同。印度人達斯在他的書中稱條約共 4 款：

“第一款，西藏位於中亞西亞與西伯利亞西部之間，中俄兩國俱有維持該處和平之義務，如西藏有變故時，中國為保全其領土，俄國為防禦其邊境起見，

應互相照會，共同出兵。

第二款，如有第三國擾亂西藏時，中俄兩國俱有戡亂之責任。第三款，俄國天主教及喇嘛教，悉聽藏民自由信仰，但絕對禁止他種宗教。第四款，中俄兩國應雙方輔助西藏養成其內部獨立之政府，俄國擔任改編及訓練西藏之陸軍，中國擔任發達西藏之經濟。”¹⁵

由於條約傳聞不夠真實，當時輿論疑信參半。法國的《法蘭西報》出，這個條約可能是日本人臆造出來的，很可能是印度總督派人到日本去捏造出來，以欺騙輿論，製造事端。¹⁶

西藏密約披露後，又引起了英俄中三方一場交涉。1902年8月2日，英駐華公使將有關西藏密約消息報告英國政府。8月5日，又發出抄錄西藏密約內容的外交專函，同時聲稱：“我沒有理由相信會簽訂任何這樣的文件。”¹⁷9月1日，駐華公使奉命向中國政府提出警告。同時，駐俄公使也於10月間向俄國提出抗議。但中俄雙方均否認有任何改變現狀的做法。俄國更向英國反唇相稽，指責英國計劃修築通向拉薩的鐵路。英國外交部警告俄國，若俄國派兵進藏，英國必會派出更大的軍隊入藏。就這樣，由於俄國間諜德爾智的活動，使英俄兩國在西藏問題上擺出了一副劍拔弩張的架勢，西藏的局勢日趨緊張。

三、英國進軍拉薩之戰

英國的方針是進一步向西藏擴張勢力，而其侵略的第一個步驟是挑起新的藏印邊界糾紛。1890年藏印條約第一款規定，西藏與錫金的邊界以梯斯塔河的分水嶺為界。但英國卻要求重新劃定邊界綫，而且要求把界綫定在鄂博以北的思補布納一帶，於是產生了邊界糾紛。

1898年8-9月間，新上任的駐藏大臣文海派出邊務委員李毓森以及前藏代表前往查勘康巴宗、甲崗一帶邊界綫的舊鄂博。李毓森等人勘查報告說，無論如何都應完全依據舊制鄂博劃定邊界綫。文海據此照會印度總督。文海提出仍按舊鄂博劃定邊界綫的主張，有理有據，英國無法反駁。

雖然如此，英國仍要求首先將通商地點由亞東移至仁進崗，才答應按照舊鄂博劃定邊界綫。當文海同意了這一要求時，英國又要求移至帕里。這種反覆無常，得寸進尺的無理態度，大大激怒了藏人。達賴堅決表示：“通商市場，本非藏人所願，貴國(即英國)

如有不便，僅可改移界外地方，萬難改入界內。且貴國官民及稅務司等，不得越過亞東關前來等事，早經議定，亦難更易。至界務，藏人只照從前鄂博管理，現在請仍照此劃界，此外萬難允許改置。”由於英國缺乏解決問題的誠意，劃界問題就這樣拖延下來。

英國認為西藏人民的激烈反英情緒，是它擴張的最大障礙。而惟一的解決辦法是撇開中國政府，直接同西藏打交道，迫使西藏人開放帕里為通商城市。1899年12月，1900年8月，1901年6月，印度總督先後給達賴發去三封信，均被退回印度大吉嶺。英國“直接交往”的圖謀失敗了。印度總督感到十分難堪和惱火。於是，1903年1月8日向英國政府正式提出武裝侵藏的方針。1903年10月1日，印督接獲通知，英國政府已批准他所提出的侵佔春丕谷，直趨江孜的設想。10月26日，印督向英國政府報告說，他們已經作好入侵準備。11月底，印度政府組成一個混合旅的侵藏軍隊，總人數達1萬人。12月10日偷襲則利拉山口。14日侵入春丕谷。接着英軍於12月21日佔領帕里。1904年3月31日，英軍突然包圍骨魯地區藏軍陣地，勒令繳械。藏軍由於指揮官遇害，群龍無首，倉惶應戰，慘遭敗績，傷亡約1,400人。骨魯之戰是使用洋槍洋炮的敵人對藏人的血腥屠殺。4月11日，英軍侵入江孜，藏軍主動撤退至城郊附近埋伏，堅持兩個多月戰鬥失敗。英軍佔領江孜，又立即向拉薩進軍。7月27日，達賴見事態危急，便指定專人處理善後事宜(印授噶丹巴洛桑堅贊)，偕德爾智與布里亞特護兵七十名從拉薩出發，經青海、玉門、蒙古草原前往庫倫。

英軍進入拉薩後，首先謀求同西藏簽訂奴役性條約。榮赫鵬按照印度政府的指示，把一個草約送交有泰，強令接受。榮赫鵬還規定，此約限定西藏於9月3日前。過了期限，遲一日則增加5萬盧比賠款。最後，有泰竟背着清政府，擅自決定於9月7日，“督率該番從先行畫押”，簽訂了《拉薩條約》¹⁸，《拉薩條約》原名為《英藏條約》，共10款。內容包括賠款、劃界、通商、軍事控制以及政治特權等幾個方面。

1. 向英國賠款50萬英鎊，折合印度貨幣750萬盧比。每年償付10萬盧比，75年付清。
2. 按照英國要求劃定藏錫邊界，將甲崗一帶地區劃歸錫金。
3. 增開江孜、噶大克為商埠，由英國派商務官員和西藏專門人員共管商務。
4. 英國軍隊駐紮春丕谷，作為西藏履行條約的擔保，至賠款清繳或商埠妥立三年後最晚之日為止。

5. 削平拉薩至邊界的炮台和軍事設施。

6. 非得英國允許：西藏土地不得租售給他國，外國不得干涉西藏事務，外國不得派人進入西藏，外國不得在西藏取得鐵路、公路、電綫或礦產的租讓權，西藏各進款或貨物或金銀錢幣不得向外國抵押報兌。¹⁹

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拉薩條約》是一個道地的奴役和掠奪西藏的條約。英國榨取了巨額賠款，併吞邊境地區，擴大通商特權，尤其是把西藏置於直接的軍事和政治的控制之下。

英國政府在《拉薩條約》簽訂後，指示駐華公使必須迫使中國政府盡快承認條約。但是要實現這個圖謀並不容易。英國武裝侵藏，強迫藏人簽訂《拉薩條約》，引起中國人民強烈的民族義憤。人們嚴正指出，所謂的《拉薩條約》既沒有中國代表簽署，也沒有經由西藏噶廈主要領導人達賴簽署，它完全“不能視為國際上的確證”，“當局者萬無允許之理”。²⁰

與此同時，國際論也紛紛指責英國的侵略行徑。印度加爾各答的《甘露市場報》發表了題為《遠征西藏對印度有何影響》的論文，譴責英國“派遣遠征軍去侵略從來不知外國壓迫為何物的人民”。²¹ 許多國家也對英國發動侵藏戰爭，確立在西藏的特殊地位深表不滿，北京各國公使向清政府群起辯爭，指出如果清政府承認這種侵略結果，則他們也將仿效英國，在各地謀取類似特權。在英國內部，西藏問題也成了政黨鬥爭的熱點。在野的自由黨利用西藏問題猛烈抨擊保守黨內閣。策劃侵藏的印度總督 1905 年被免職。英國議會還指責榮赫鵬侵藏實屬不法行爲，是卑賤的寇盜，指責他“假託種種瑣細之事實以爲入寇之根據，實則此種藉口，皆少數官僚預先製造者也”。²²

清朝政府對有泰未經請示中央，擅自同意英藏簽訂條約一事，大爲惱怒。審核條約，又發現英國索取過多權益，尤其是對確立英國獨佔西藏的政治特權，而沒有提及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表示不能容忍。因此，當有泰請示“另期補畫漢押”時，外務部一口拒絕，指出拉薩條約是非法的，“此次自應仍由中國與英國立約。”²³ 同時指出，“藏約十條，尙須妥酌，第九條尤爲窒礙”，“一則因中國與各國凡屬通商條約，皆系利益均沾，西藏爲中國屬地，不能獨異，必無以杜各國之口。一則因此次藏約早經各報喧報，現在各國已紛紛向本部詰問，若中國輕許則各國公使群起辯爭，中國固將棘手，於英國亦無益。要求有泰“務須將此款婉商妥辯”，“堅切磋商”。有泰根據清政府指示，要求榮赫鵬修改條約。榮赫鵬則推託說，條

約既已簽訂，他要請假回英國去，叫有泰去同印度外交部或北京英國公使交涉。²⁴

1905 年 1 月，清政府任命外務部侍郎唐紹儀爲全權代表，前往加爾各答同印度政府談判。第一次會談時，英方代表便要求唐紹儀在《拉薩條約》上簽字。唐紹儀堅決拒絕，要求重訂新約。2 月 2 日，唐紹儀提出條約草稿，其中全部刪去原約的第九款，並寫上“英國無侵佔西藏之意”。英方不同意另訂條約，理由是，英國費數年心力，耗兵費 80 萬英鎊，凍死士卒百餘人，始成《拉薩條約》。唐紹儀態度也十分強硬，聲稱“若照此約，我手上斷不能畫押。”²⁵ 會議形成僵持局面。至 2 月 26 日，英方代表不告而別，跑到西姆拉避暑去了，丟下唐紹儀等人在加爾各答，派一個代表團成員往來傳話。這是對中國特使的故意侮慢。唐紹儀也採取針鋒相對的做法，自己跑到北京，留下參贊張蔭棠同英方代表敷衍。這樣拖至 11 月 12 日，雙方停止了談判。

1906 年 4 月，中英在北京恢復談判。中方代表仍爲唐紹儀。4 月 27 日雙方簽訂了《中英續訂藏印條約》六款。主要內容是：①英國同意不佔領西藏領土，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②中國同意不准其他國家干涉西藏事務。③《拉薩條約》作爲附約，其中第 9 款第 4 條所規定的利權，只有中國享受，其他國家不能享受。中英續訂藏印條約的簽訂，實際上迫使清政府同意了《拉薩條約》，不過英國爲了安撫清政府，也作了一些讓步。

四、英俄爭奪西藏的加劇

英國發動侵藏戰爭，使它同俄國的矛盾頓時尖銳起來。1902 年在懷特率英兵越過邊界佔領甲崗後，俄國即於 1903 年 2 月初照會英國：聲稱：“俄國視英國此舉爲有礙大局，或須設法以保護在藏之俄國權利。”而英國則答覆說，俄國的所謂“可靠消息”是“毫無根據”的，接着又泛泛地談及藏錫邊疆糾紛，而避開了懷特侵佔甲崗的事件。²⁶

同時，英國又謹慎地試探俄國對西藏的政策，催俄國政府就其政策作出明確的聲明，並警告他們說，對於他們的任何行動，英國準備採取比平衡還要加強的措施。這就是說，若俄國派兵進藏，英國必效之，且所派之兵力，必厚於俄之兵力。英國迫俄國表明對西藏的政策。4 月 8 日，俄國終於表示：“俄國政府迄今沒有訂立過有關西藏的條約，也無意派遣代表或

代表團進駐西藏。”²⁷

此後，英國就派遣“榮赫鵬使團”入侵西藏，這就打破了西藏地區的均勢。導致俄國於1903年11月17日向英國提出抗議。聲稱：“俄國政府不能不認為，一支英國軍隊侵入西藏領土，會引起中亞局勢的嚴重混亂。目前正當我們準備就英俄兩國利益有關的各個方面的關係進行親切討論之際，竟然發生這種旨在使俄國產生不信任的事件，此誠屬不幸。”²⁸

英國對於這種指責所採取的方針是：淡化矛盾，穩住與俄國的關係，盡量減少入侵西藏的外部阻力。它聲稱，西藏同印度有緊密的地理聯繫，而同俄國領土相距甚遠，因此，英國在西藏的事務中所有的利害關係跟俄國所能有的完全不同。同時又聲稱，英國曾遇到西藏人非常嚴重的挑釁。英國人力圖證明，入侵是在迫於無奈的情況下發生的。

英國一面同俄國談判，一面加緊武裝入侵。1903年12月，榮赫鵬使團和英軍偷襲則利拉山口，迅速佔領亞東、仁進崗、春丕、帕里、堆納和骨魯。1904年4月11日，前鋒直抵西藏第三大城市江孜，形成了直搗拉薩之勢。

與此同時，在國際上大國之間激烈鬥爭的形勢中，英國在外交上向法俄集團靠攏的意向日益明確。1904年4月8日，英國同俄國的盟友法國締結了英法協約，調整了兩國在非洲地區的矛盾。英國支持法國奪取摩洛哥，法國承認英國佔領埃及。從此，英法化敵為友，攜手合作，共同對抗主要的敵人德國。英法協約為英俄接近創造了前提，俄國對此表示歡迎。這時英國也開始向俄國表示願在互相信任的基礎上建立英俄之間的關係。俄國對此固然感到高興。不過西藏事態的發展，卻使俄國感到不安。4月13日，俄國大使再次向英國探詢入藏的意圖，表示了俄國對此事的擔心。5月10日，俄國外交大臣蘭姆斯多夫要求英國提交一份保證維持西藏現狀的外交備忘錄，以表明英國政府願在互相信任的基礎上建立俄英之間的關係。俄國一旦接到這份備忘錄，也願意立即正式宣佈對於附在4月8日英法協約中的埃及宣言不提出異議。

英國很希望在佔領埃及問題上獲得俄國的支持，因此立即表示同意，馬上向班肯多夫提交了一份西藏問題備忘錄，內容如下：

“在1903年11月6日給印度政府的電報中，在批准榮赫鵬上校的使團進駐江孜的同時，陛下政府就明確地宣佈這一步驟不得導致佔領西藏或對西藏事務進行長期干涉。陛下政府聲明這次進駐純屬求得滿

意之解決，一俟取得補償，即行撤退。陛下政府重申並不打算在西藏派駐長期使節。同時，關於在這個國家[指西藏]推行某些貿易措施的問題，應按照該電報中提出的決定予以考慮。”²⁹

俄國大使對備忘錄還是感到不放心，仍不斷向英國追問：“是否可能由於藏人對使團的反抗而促使上述政策作出改變呢？”

英國外交大臣針對俄國的疑慮，又着重申明，它確實不能擔保，發生任何事變都不改變政策，但可以確定：“只要沒有其他大國企圖干涉西藏事務，他們既不想併吞西藏，即在西藏建立一個保護國；也絕對無意控制它的內政。”英國作出這樣明確的外交保證，顯然是為了使俄國放心，並謀求俄國支持《英法協約》，不反對英國對埃及的佔領。類似這種保證，英國在向西藏進軍的過程中，向俄國重覆了多次。俄國認為英國政府的保證是十分令人滿意的。於是5月18日，俄國政府通知英國大使，表示“同情”英國對西藏的軍事行動。

但是英國的侵略行動顯然違背了它的保證。尤其是英軍佔領拉薩後，強迫西藏噶廈簽署了《拉薩條約》。除了擴佔邊界，勒索賠款外，英國還取得了進一步實行經濟掠奪和政治控制的種種特權，使西藏變成它獨佔的勢力範圍。條約一經披露，俄國人無比憤怒，國內輿論大嘩，激烈抨擊條約的反俄性質。9月22日，蘭姆斯多夫接見了英國大使，當面提出抗議，指出《拉薩條約》違背了對班肯多夫備忘錄中的保證，並使西藏變成實際上的保護領地。俄國的不滿集中在兩點：一、英國迫使西藏人承擔無力償還的賠款，從而無限期地延長對春丕的軍事佔領，以此來控制西藏。二、英國通過第9款，不允許西藏把任何一種商務特權租讓給外國人。

英國對蘭姆斯多夫的指責頑固拒駁。然而爭吵僅僅是開始。俄國絕不甘罷休。9月27日，俄國駐英使館代辦沙左諾夫向英國外交大臣提出正式抗議，聲稱條約所列各款，違背了6月2日給俄國大使關於西藏問題的保證。並列舉了兩個事例：第一，關於佔領春丕谷的第7款，英國曾經允諾，不許可榮赫鵬的使團導致佔領西藏，而由於春丕谷是西藏領土，因此，俄國政府就無法理解，英國怎能為該條款辯解。第二，第9款也與英國的諾言相違背，因為它使英國對這個西藏建立實際上的保護制度，並操縱它的內政。

英國為了緩和俄國的對抗情緒，準備對第7款作出讓步。首先竭力表白不準備長期佔領西藏領土。並且表示，關於賠款數字和償付年限問題，目前仍在討

論中。暗示將減少賠款數字，使西藏可以在短期內全部付清，而不致延長佔領春丕谷的期限。但對第 9 款的指責，卻竭力拒駁，聲稱“第九款是一個克己條款”，不但約束其他國家，也約束英國本身；同時，由於西藏的地理位置，英國完全有必要作它的保護國，並且完全應該在西藏事務中居支配地位。接着還提醒那些反對英國取得對西藏的支配地位的國家要比較一下，他們在瓜分中國狂潮中的侵略行徑與英國之於西藏的措置孰是孰非。比方說，德國在山東，俄國在滿洲，如果仔細翻閱一下這些國家最終締結的條約，就會發現，“那些條約所索取的條款，與我們已經引為滿足的條款，具有非常不同的性質。”³⁰ 由於英國毫無退讓之意，英俄交涉陷入僵局。

英國武裝侵藏期間，俄國一方面從外交上施加壓力，迫使英國作出保證；另一方面則加緊派遣間諜入藏活動。1904 年 1 月間，入藏英軍佔領帕里，俄國深感不安，連忙派遣卡爾梅克和烏蘭諾夫入藏偵察英軍動向。尼古拉二世命令烏蘭諾夫在該處煽動西藏人反對英國人，阻擋英軍繼續向前推進。及至藏人抗英失敗，英軍迫近拉薩前夕，俄國惟恐達賴落入英軍掌握之中，喪失與英國爭奪西藏的王牌，便通過大間諜德爾智策動達賴逃往俄國。7 月 27 日，達賴一行在德爾智和七十名布里亞特喇嘛武裝護送下，從拉薩出逃，途經青海和甘肅的安西向北前進。11 月 25 日到達蒙古庫倫。28 日，達賴寫了一份奏稿，通過庫倫辦事大臣德麟報送清政府。在奏稿中，達賴詳細報告了抗英的經過和出走的緣由。他奏報說：“英國歷年藉故啓釁，屢經[駐藏]大臣令派員往和，屢被英兵逐回。英兵硬進，所過之處殺戮防戍與唐古特兵甚多，佔據總處、紮拉罕等廟，將佛教等項一併燒毀，殺人掄奪。大臣又令派員往和，英仍不允，言要見達賴喇嘛。因有歷代轉世達賴喇嘛印冊，恐被人奪去，故逃出。所有地面、廟宇應如何設法收回，密請迅速辦理。”³¹ 這個奏稿表明，西藏抗英失敗後，達賴雖有投奔俄國請求援助之意，但他還是時刻想從中國政府那裏獲得支持，收復失地。清政府獲知達賴抵達庫倫的消息後，立即派欽差大臣前往庫倫慰問。光緒皇帝、慈禧太后都送去禮物。又派人加以保護，勸達賴放棄俄國之行。當時俄國對日戰爭屢遭敗績，也使達賴對這個貌似強大的北方大國感到失望，動搖了投奔俄國之心。他在庫倫住了一段時間，便萌生重返故土的念頭。

但達賴出走後，曾被有泰上奏革除其名號，使西藏的政教最高權力位置空缺。英國企圖乘達賴被黜、班禪代理全藏事務之機，挾持班禪赴印，加以

籠絡，以便由班禪出面搞“西藏獨立”。1905 年 10 月 26 日，印督派江孜商務代表率領五十多名英軍前往日喀則會見班禪喇嘛，以邀請班禪參加英國王子(即喬治五世)朝覲大典為名，脅迫班禪赴印。班禪婉拒英人：“我往印不難，但須稟陳欽憲[駐藏大臣]，奏知大皇朱批照准，方可起程，否則難以從命。”³²

英人置之不理，一味恃強要脅，班禪不得已冒險前去。正在加爾各答與英人談判的張蔭棠發覺了這一陰謀，大為震驚。連忙在 10 月 28 日去電清政府，報告了這件事：“聞印政府乘達賴喇嘛未回，已遣人入藏誘班禪喇嘛來印，借迎英儲為名，實謀廢達賴圖藏。此事關係極大。擬請大部來電有大臣[有泰]，飛速嚴密防範，設法阻止，以遏陰謀。”³³

接着，有泰也據西藏官員反映的情況，上奏稟告了清政府。但清政府是軟弱無能的，當它獲悉英國挾持班禪赴印的事件後，非常焦急而束手無策。班禪於 11 月 23 日到達印度加爾各答。印度政府對班禪喇嘛待以王禮，企圖收買班禪。但是英國這種做法只是枉費心機，班禪在與英人交往過程中，對英人的籠絡和誘惑無動於衷，一再表示效忠中國，英人無機可乘，只好把班禪送還西藏。

另一方面，達賴雖然已經認識到俄國並非原先想像的那麼強大，但在英國侵略的威脅下，仍指望得到俄國的援助以解決困境，特別需要俄國派兵保護他安全返回西藏。因此在 1905 年春，達賴通過德爾智請求俄國駐庫倫領事向沙皇報告西藏的局勢，以及達賴希望獲得俄國援助的意向。俄國政府為了籠絡達賴，指令新任駐華公使於 1905 年 6 月 14 日在庫倫拜會達賴，表示俄國將盡可能給以援助。1906 年 3 月，達賴又派德爾智和仲譯策仁丹巴士登前往彼得堡謁見尼古拉二世。呈獻達賴親筆信及禮物。信中說，他對沙皇尊崇備至，但由於職責所在，不能不返回拉薩。如果得不到俄國派兵保護，則在途中或回拉薩以後，生命安全毫無保障。經過德爾智的一番活動，沙皇尼古拉二世於 1906 年 4 月 10 日，給達賴發出慰問電，稱達賴是西藏人最高的首領。明眼人一看便知，沙皇在清政府暫時革去達賴名號，而英國乘機拉攏和扶植班禪取代達賴的地位的情況下，發出這份電報，乃是有深意的，實際上是重申支持達賴對抗英國。

清政府覺察到達賴在庫倫已為俄國外交官和間諜所包圍，感到很不放心。便於 1905 年 10 月 4 日指示達賴返回西藏。達賴遵從清政府的旨意，於 1906 年 5 月由庫倫啓程，採取朝拜佛寺，講經說法的形式，離開了蒙古。達賴啓程前夕，俄國派佛教人四十名隨

行護衛。清政府圖力阻俄國干涉西藏事務，於5月7日電示胡惟德：“達賴世受國家恩命俾持佛教，此次行程，沿途皆我轄境，已經由中國派員妥為護送，無庸他國人干涉。俄派佛敎人隨行一節，斷難允行，務向[俄國]外部力阻。”³⁴ 同時清政府電令蒙古都統調兵三十名，沿途護送達賴回藏。

英國非常注意達賴出走後的動向。特別對俄國與達賴的關係十分敏感。1906年4月10日，當英國人翻閱《官方信使報》，獲知沙皇給達賴發慰問電，派護衛隊的消息後，大為震驚。他們害怕達賴回到拉薩，會繼續在反英的情緒下進行活動。英國駐俄大使奉命同俄國外交部交涉。英國認為俄國政府這樣做，“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並且“可能在英國造成不愉快印象”，要求俄國政府對此作出解釋。俄國外交大臣連忙保證，俄國對西藏採取的是絕對不干涉政

策；俄國政府希望，無論俄國還是英國，或任何其他大國，都不應干涉西藏事務。同時他又聲稱，沙皇給達賴的電報是要鼓勵達賴返回西藏。英國即表示反對達賴喇嘛返回拉薩。5月2日，英國駐俄大使以提交備忘錄的形式，明確反對讓達賴重返拉薩。但俄國並沒有讓步，堅持派布里亞特士兵護送達賴返藏，只不過答應護衛隊將不進入拉薩，而護送達賴至西藏邊境為止。

達賴返藏問題之爭，是英俄爭奪西藏霸權的一種特殊鬥爭。在這個問題的交涉過程中，英俄兩國各持已見，互不退讓，一時陷於僵局。後來由於達賴遵照清政府的指示，暫不回藏，逕往北京，俄國只得下令布里亞特士兵停止護衛達賴，這個問題的爭論才暫時告一段落。

註釋：

- ¹ 格弗·米勒《俄史雜纂》，第四卷第3分冊，彼得堡：俄羅斯帝國科學院，1760年，第233頁，轉引自《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78年第1期，第21-24頁。
- ² 《1649年以來俄羅斯國家詔令大全》，俄羅斯帝國秘書廳刊本，第六卷，1830年，第313頁，第3716號詔令，轉引自《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78年第1期，第21-24頁。
- ³ 吳豐培：《清季籌藏奏牘》，載於《文碩奏牘》，附錄第11頁。
- ⁴ 普爾熱瓦爾斯基：《從齋桑泊經哈密進入西藏及黃河上源考察記》，彼得堡，1883年，第200頁。《清季籌藏奏牘》，載於《安成奏牘》，第22頁。
- ⁵ 蘇俄《紅色檔案》雜誌，第二卷，1922年，第31頁。
- ⁶ 《俄羅斯觀察》雜誌，第4期，1892年4月，第709-764頁。
- ⁷ 《維特回憶錄》，莫斯科，1960年，第一卷，第264頁，第二卷，第49-50頁。見羅曼諾夫：《帝俄侵略滿洲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48-49頁。
- ⁸ 巴德瑪耶夫：《俄國在遠東》，載於《俄國與中國》，第79頁。
- ⁹ 河口慧海：《西藏旅行記》（下），東京：博文館，1905年，第169頁。
- ¹⁰ 英國《皇家中亞學會會刊》，1958年，第45卷，第1期，第59頁。德爾智在俄國十月革命後返回俄國，一直在伊爾庫茨克任班第達·堪布喇嘛。抗日戰爭時期，他又重演故技，在布里亞特佛敎徒中散佈他那一套“香巴拉”謬論。不過當時他把香巴拉附會為日本國，從事反華活動，背叛祖國，投靠新主子。1937年因充當日本代理人被蘇聯政府逮捕，1938年死於烏克烏德監獄。
- ¹¹ 李鴻章：《李文忠公全書》，載於《電稿》，第39卷，第19頁。
- ¹² 英國《皇家中亞學會會刊》，1958年，第45卷，第1期，第34-35頁。
- ¹³ 見《英國議會文書》，第1920帙，第162頁。
- ¹⁴ 同上註，第183頁。
- ¹⁵ 達斯：《英國侵略西藏史》，第24-25頁。
- ¹⁶ 見《外交報》，第200期，第16頁。
- ¹⁷ 同註13，第183頁。

- ¹⁸ 見《有泰奏牘》卷一，第 17、22 頁。
- ¹⁹ 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匯編》，第 2 輯，北京：三聯書店，1957 年，第 346-348 頁。
- ²⁰ 見《東方雜誌》，第一卷，第 9 期，第 135-137 頁。《時報》，光緒 30 年 8 月 24 日，載於《東方雜誌》，第一卷，第 10 期，第 151-164 頁。
- ²¹ 列昂節夫：《外國在西藏的擴張》，張方廉譯，北京：民族出版社，1960 年，第 105 頁。
- ²² 榮赫鵬：《英國侵略西藏史》，孫熙初譯，西藏社會科學院資料情報研究所，1983 年，第 343 頁。
- ²³ 同註 18，第 22 頁
- ²⁴ 見《藏印往來照會》，第 64 頁。
- ²⁵ 何藻翔：《藏語》，上海：上海廣智書局，1910 年，第 21 頁。
- ²⁶ 見《英國蘭皮書》1370 帙；見華企雲：《西藏問題》（1930 年上海大東書局版）第 169 頁。
- ²⁷ 黃鴻釗：《俄英在西藏的爭奪外交文件選譯》，載於《近代史資料》，1982 年第 2 輯第 4 頁。
- ²⁸ 同註 13，第 289 號文件。
- ²⁹ 黃鴻釗：《英俄在西藏的爭奪外交文件選譯》，載於《近代史資料》，1982 年第 2 輯第 7-8 頁。
- ³⁰ 同上註。
- ³¹ 見《開缺庫倫大臣德麟致外務部請代奏電》，光緒三十年十月二十二日（1904 年 11 月 28 日）
- ³² 見《清季籌藏奏牘》，載於《有泰奏牘》，卷二，第 32-33 頁。
- ³³ 見《清季籌藏奏牘》，載於《張蔭棠奏牘》，卷一，第 3 頁。
- ³⁴ 見《清季外交史料》第 196 卷。